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编辑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 22 辑 2007.5

茶座

【成 庆

【许斗斗、王宁、张柠、余碧平

【高永平

【陈 宁

【薛 涌

【吴万伟编译

【李洁非

【赵铁林、黄明芳

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反思 80 年代怀旧热

聚焦：消费主义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人的身体能出租吗？

解读地域歧视——以东北人为例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追求幸福的历史

商君的死

月盛斋“马大牙”（老北京话城南之十四）





东北人

王福春/作

欢迎订阅山东人民出版社系列《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系列《茶座》以轻松、休闲、高雅为特色，追求思想性与趣味性，深入浅出地对经济、社会、法律、历史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剖析与评说。



读者朋友可通过全国各地新华书店购买，或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以通过邮局汇款至出版社订阅，免邮购费。汇款时请务必在附言中注明所购《茶座》名称、辑数及数量。汇款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收款人：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邮政编码：250001。邮购电话：0531-82098021。联系人：宋先生。

《社会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年底出版至第23辑，2008年年底出版第24辑至第29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92。

《经济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年底出版至第32辑，2008年年底出版第33辑至第38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80。

《法学家茶座》，每两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年底出版至第18辑，2008年年底出版第19辑至第24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193。

《历史学家茶座》，每三个月出版一辑，2007年年底出版至第10辑，2008年年底出版第11辑至第14辑，每辑定价14元，邮发代号：24-50。

布袋和尚

说起弥勒佛，人们并不陌生。中土的不少寺庙，如杭州的灵隐寺、北京的潭柘寺，供奉的都是这位面带笑容、大腹便便、交脚而坐的佛。潭柘寺的弥勒佛前还题有一副对联，道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联语颇富哲理，很耐人寻思。

不过，在印度佛教中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位佛，他完全出自汉化佛教的创造。其原型，据说是来源于晚唐五代时的和尚契此。契此是一个游方僧人，生就一个大脑袋，肚腹奇大，身躯肥硕，让人过目难忘。有人问他法号，他以一偈作答说：“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打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因此，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

可是，既然说是“虚空无挂碍”，缘何又行立坐卧却都不肯放下布袋呢？有天，和尚被一伙顽童追着执意要看他的布袋里装的是何宝物，和尚无奈，只好在大街上把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原来就是些钵盂木鞋、瓦砾石块而已。他的袋里乾坤，其实不过尔尔。

人生在世有各式各样的布袋，里面满盛着的是各式各样的欲望。而行立坐卧时时处处都不肯放下布袋的，又岂仅仅是布袋和尚？官员的布袋里装着对官场权力的渴望，企业家的布袋里填满对于利润的希求，知识人的布袋里满盛着对名利的期冀，消费者的布袋里是购物狂的无尽欲望。不过，这些还都是欲望之小者。天下还有人持有一种隐秘的大欲望，即将姹紫嫣红、万象森罗的社会，一股脑都塞入到一条小小的口袋之中，这便是政治全能主义。

但全能政治的布袋太小，而社会太大。用这样一条小布袋强行吞噬社会的结果，就如同纳须弥于芥子，所以，凡是布袋所到之处，歌停舞歇，花落星沉，几乎把个人间世变成了眼泪之谷。而布袋和尚自己，也成了他所嘲笑的“天下可笑之人”。

“口虽云空，行在有中”，布袋和尚的这一悖论，当年曾被一个小童看破了行藏。据明人郎瑛记载，岳珂七岁时，看到别人画的一幅布袋和尚画像，便在上面题一赞语，尽管是游戏之作，却渊渊作警世之声：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布袋和尚

随 笔 | ESSAYS

004 成 庆 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反思 80 年代怀旧热

008 徐 平 藩篱

011 蒋 蓝 麻雀的玄机

016 戈 革 人名种种(之一)

社 会 | SOCIETY

021 高永平 人的身体能出租吗?

028 陈 宁 解读地域歧视——以东北人為例

035 唐 钧 现代社会保障:两个源头和两种模式

037 郝志东 冲突与和谐的“澳门模式”——纪念“一二·三”事件 40 周年

044 王学泰 说“运动”之五

聚 焦 | PERSPECTIVES

消费主义与《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050 许斗斗 时尚消费的辩证冲击力

057 王 宁 欲望的起飞与节俭主义——社会双轨化中的欲望与消费

065 张 柠 消费社会理论的外围问题

071 余碧平 消费空间的重构——读郑也夫先生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077 苏国勋 写在《社会学名著译丛》出版之际
083 薛涌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092 陈嘉映 快乐三题
099 刘绪贻 重视实证研究、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102 王勋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下篇)
110 刘庚子 我想写这样一篇博士论文——文明史随想

文化 | CULTURE

- 115 吴万伟编译 追求幸福的历史
121 李洁非 商君的死
128 韦明铤 “台州硬气”——《浊世苍生》续写之九

阅读 | READING

- 135 成刚 从关帝崇拜到游民文化——读《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
139 伍立杨 曾氏传记三种评鹭(下篇)

世相 | MASSES

- 147 赵铁林、黄明芳 月盛斋“马大牙”(老北京话城南之十四)

资讯 | INFORMATION

◇冰川病毒可能重返人间◇谁把我们拉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个体户每年递减 87 万户◇公信力的危机◇历史证明了什么?◇6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什么沉默?

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

——反思 80 年代怀旧热

成 庆

时间不过 20 余年，但是关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故事，今天却被各种声音烘托成一个既近且远的“文化符号”。在那个年代成名的许多文化人，在这一波回忆的浪潮中纷纷走向前台，描述他们心目中的“80 年代”。尽管我了解的对于 80 年代的回忆其实充满了多歧性，但是在公共空间中弥漫的更多只是惆怅与惋惜的情绪，80 年代本身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反而失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对于那代人，而且对于许多后来的年轻人而言，80 年代的故事在今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检讨这样的问题，才有可能让 80 年代的回忆不至于只是作为历史叙事与我们擦肩而过，进而从那些 80 年代的经历中提炼出对我们可资借鉴的部分。

作为 70 年代末生人，笔者赶上了 80 年代文化热的末班车，懵懂中体验到当时的年轻人对于社会问题的热情，也借由《中国走进死胡同》这样的读物开始感受到一种模糊的危机意识。这样一种精神启蒙是通过当时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的强大影响而辐射出去的，这使得身处西南偏僻小城的我，也能感受其力量所在。

这样一种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直接的论述，不过反观 90 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讨论，我们却可以发现，1992 年之后分化的人文知识分子所赖以反抗市场化的精神资源，似乎可用“人文精神”与“理想主义”来作总结。尽管相关讨论也曾经纷闹一时，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从讨论中了解到，维系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理想主义”——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实际上,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十余年时间就已土崩瓦解,这也让当年深受启蒙氛围打动的后辈人产生一个莫大的疑问,80年代人所依赖的精神资源或许本身就不够牢靠,一旦面对时势变化,便溃不成军。当然也有人强调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那样一种横空出世的精神氛围,本是历史的巧合,因而也只能怀念与追思。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令人满意。我所感兴趣的,是在这些80年代回忆中表达的一个中心词汇,那就是“理想主义”。这样一个词语的出现,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当代中国思潮演变的关键问题。回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语境中,那就是,在革命理想主义消退与80年代浪漫主义的溃败之后,我们到底要如何使自己不被工具理性完全主宰,而保存一些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来作反思与批判,尽管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已经被朱学勤等学者当做一种全面压制性的力量作出了反思与检讨,甚至与卢梭等欧洲激进思想的脉络联系起来批判。但是现实却是,如果一个人还对公共思想议题保持兴趣,试图投入生命去从事这一项志业,难免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你能够利用“思想”对社会的主流意见进行反思的资源?

首先,或许需要理性分析的能力与相关知识的背景,但是仅仅具备这两条,并不足以让一个人进行反思性的活动。思想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给这种实践提供了个人某种生命的意义感,这也是80年代精神氛围中最清楚的内容。“思想”在那个情境下之所以被如此关注,最主要的内容或许是给经受过意义溃败过程的知识群体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这种以自由作为目标的思想氛围,本质上是浪漫主义式的。它最为核心的观念是,自由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且还是道德化的。这就使得这个时候的“理想主义”不仅是一种冲出牢笼的冲动与激情,而且由于对某种先前的“集体伪道德”的反动,从而让个人的自由也具备了伦理内涵。

这或许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样一种情境下,这么多知识分子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思想”这个词语本身就具备了批判的所有正当性,因此当他们在90年代反思市场化时,总会不由自主地预设了市场的不道德性。

事实上,对于“理想主义”的不同态度,也分化出9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的复杂光谱。如果从西方思想的接受背景来看,今天仍然存在着强烈的“英美”



与“德国”传统的区分：前者相信个人在市场社会中按照利益逻辑行动，基本上是一种功利论的取向；后者却以德国精神传统作为立论的资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受工具理性所主导，是要去发现现代世界里人的生存意义的复杂性。

为什么会有如此鲜明的“英德之争”？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其实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勱就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哲学则是德国的，但是今天为何却成为泾渭分明的两条传统？如果从西方思想史的背景来看，德国在 18 世纪末期的文化“狂飙运动”实际上也是对英法发展起来的启蒙思想主流作抗争的结果。如果说英国传统所代表的启蒙思想从怀疑宇宙秩序出发，进而不再利用外在秩序规定个人的精神秩序，进而发展出一套机械论式的主体观；德国的启蒙传统则是从另外一个取向来认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将精神作为统一个体与世界的关键，政治价值与个人的道德意义无法分离。

如果再从“理想主义”说起，所谓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它的内涵基本上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与热情。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同样是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它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脱离了集体主义之后，我们该如何认识自我，并且如何借这样一种自我来说明整个意义秩序。但是这样一种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最后难免无法应对 90 年代经济转型后的利益逻辑。也就是说，80 年代整合的“自由”概念逐渐分化成社会、政治与道德等不同领域里分化的逻辑。这也使得“理想主义”在 90 年代以后无法形成有效的论述，因为它在 80 年代所依赖的浪漫主义式的激情已经无法再应对一个世俗世界的挑战，这也使得后来者面对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间的落差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进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在应对政治、道德以及社会秩序的危机时，往往习惯用一种新的整合性的一元秩序来解决这样一个全面的危机，无论是康有为的实理公法或是大同论，还是梁启超的有机国家论，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期待着存在一种一元的意义秩序，我们可以借此安排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意义。这样一种冲动在 80 年代爆发出以个性解放、追求自由为特征的启蒙思潮，而个人本身就成为所有意义的来源。但是个人主体性作为意义来源的提供者是相当不稳定的，因此我们发现，激情迅速颓败，理

想主义也无以为继。当然，这绝不仅是由那个时代的某些突发事件所完全决定的，而是这样一种思想的逻辑使然。

因此在重新检讨 80 年代的理想主义之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碰巧在那样一个时代情境里浮现，在思想史的



无论是康有为(左)还是梁启超(右),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期待着存在一种一元的意义秩序,我们可以借此安排政治、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意义。

脉络上与晚清以来的思想变迁有关,碰巧在 80 年代最终迸发,试图依靠个人本身来陈述一套完整的意义秩序,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还是道德的,政治、社会领域的议题也可借此来设定和安排。但是市场化的改革所带来的是对个人的一次重要考验,它让我们迅速明白,依靠个人的激情与自由意志无法有效抵御现代社会里的某些逻辑。2000 年以后逐渐兴起的保守主义(如古典政治哲学、国学热)其实都说明了,我们曾经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场激情的行为实践,那背后的思想资源与历史条件都显得相当的不足与脆弱。1992 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大分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从今天弥漫的“80 年代怀旧热”来看,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反思与检讨。

藩篱

徐 平

初民面对虎豹猛兽，绕村筑篱，意在自保御袭。当今封山圈地，画地为牢，设所谓自然保护区，却为护兽防人。藩篱虽同，但于强弱双方却大异其趣。对于强者，藩篱是进攻的障碍；对于弱者，藩篱是御敌防线，是使强大对手不能为所欲为而卫护身家性命的屏障。强势一方高喊甚或“动手”拆除，其用心很经不起推敲，其结果更是一目了然，即使他满面友好满口亲善。弱势一方若天真地以为拆除藩篱便意味着向强者靠拢一步，自己也成强者，其结果很让人心惊肉跳。

龙应台教授在《人在欧洲·诗人拎起了皮箱》中记叙了她在瑞士参加第五十届国际笔会的情况。当年笔会的主题是“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认为文学可以超越政治、种族、宗教而成为全人类、起码是全世界作家们的“救星”。然而，亲历之后，她“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她看清了拆墙除篱后的情形：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 Lugano（该届笔会的举办地）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笔会安排在大会发言的只有两个亚洲人，当那位日本作家上台发言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所有发言的主题都是“绕着欧洲文学打转”。当亚洲作家用典故时也“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内，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不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龙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黑皮肤、黄皮

徐 平：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教授。

肤的作家们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身上。这个世界的现实是：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龙应台说：“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这次笔会是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申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非欧洲的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笔会看上去是大同了：谈的是相同的话题，用的是大会规定的语言。可那是与谁切肤相关的话题呢？那又是谁所熟悉的语言呢？一句话，这是谁想要的“大同”？“大同”难道是欧洲文化消灭其他文化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大会也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忧虑世界的“同质化”，可被主流话语淹没得细若游丝。

这并非耸人听闻。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人类交往史并未摆脱“肉搏”：金钱及其支配下的“坚船利炮”犹如虎爪豹齿让人在同胞的白骨堆上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这应该说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和痛楚，而绝非人类文明的勋章和荣耀。当初，一群先磨利爪牙的“老虎”说，你们应该拆除藩篱与我们“交流”，人类的智慧乱了手脚。在最初的抵抗之后，藩篱被全面摧毁，“老虎”就凭着一身蛮力气，打劫了桑田阡陌、炊烟袅袅的村庄。黄土地上的我们这一群被蹂躏得奄奄一息的人一度筑高了藩篱，闭门疗伤，谁知服错了“药”，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不仅没获得打虎的本领，连走路的气力都快丧失殆尽。人们悄悄地拆掉一点栅栏探出头来，此刻的“老虎”已是发达后的大人物，无须再像海盗般凶神恶煞，而有了胜利者的大度，绝对优势下的自信使其一派雍容。他们即使肯伸手“援助”你，事后他们一定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因为世界早已被他们玩于股掌，能够做到“他们吃肉你喝汤”就算对得起你了。早年的强盗使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而暴发户的儿孙们现在早已洗尽祖先手上的血污而成了翩翩世家子，接受他人的顶礼膜拜。在“肉搏”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全面向“老虎”投降，认可他们的强盗逻辑和规矩，甘拜下风，以为他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手里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以为自己一旦把这个真理握在手里自己也就是老虎了。所以，与他们的“规矩”进行“国际接轨”成了时下的时髦药方。且不说“老虎们”是否真的愿意你也成为“老虎”，单是“老虎”们修炼自己的那套方法

就未必适合你的身体。

最具悲剧意义的是，“坚船利炮”已然成了人类成就的唯一价值标准，即使是宣称以“反强权”，“想抵制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为宗旨的国际笔会尚且如龙教授所言，乃强势文化一统天下，则普罗大众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更不用说了。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两个孩子打架，一个牛高马大、熟练拳脚，一个文弱单薄、不谙角力，两相交手，后者必败。一架打下来，后者的一切都错了，都失去了价值，因为这一切使你挨了打。后者的母亲如果因此认为自己的儿子要痛定思痛，一切都要向前者学习，包括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作息方式，岂不荒谬！可当这一切发生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时，为什么就觉得理所当然呢？洋枪洋炮恁是打出一个英语的天下哪！所以才有龙教授痛心的感慨：“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



仔细想来，人类无须急着去拆除藩篱。如果说藩篱像家园的栅栏，你拆除了，别人未必肯拆。如果他比你强的话，他不仅不拆，反而可能把他的栅栏扩大，使你的家园成了他的后院，这时藩篱的确没有了，但你安身立命的家也没有了。也许更理想的未来是：当两家人真的势均力敌时，他们坐在自家的花园里，隔着白色的木栅栏，互相欣赏各自的红花绿树，互换互赠你有我无的果实。此时，白色的栅栏只是家园的装饰而不再成其为藩篱。可见，人类消除藩篱只能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后的结果，而绝不是前提。

麻雀的玄机

蒋 蓝

某天，一只被老鹰追赶的麻雀投入了希腊哲学家色诺克拉底（雅典学园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的怀抱。他把麻雀藏匿起来，救了麻雀一命。他说，不能出卖哀求者。

——克里斯蒂安·罗什等著《哲学家的动物园》

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邵康节先生赏梅，偶见两只麻雀为抢占枝头而坠落在地上。邵康节先生就说：“不发生变动不占卦，没有事情不占卦。现在，两只麻雀为抢占枝头而掉到地上，真是怪事啊。”因而占之。

康节先生占断说：“细推这一卦，明天晚上应当有女孩子来折花，园丁误以为她在搞破坏，于是追赶她，她受惊而坠落在地，摔伤了大腿。因为在所占得的革卦中，上卦为体，兑是金，下卦离为火，为用；兑金为离火所克，互卦中巽木又生起离火，火热很盛，克体的卦气旺极了。兑为少女，因此推知有女孩子被伤，互卦中的巽木，又遇上乾金、兑金克它，于是知道巽木被折，而巽木在人体表示大腿，因此有女孩子摔伤大腿的应验。幸亏初爻动离变成艮，兑金得到艮土的资生，可以推知女孩子只是被摔伤，而不至于有凶险。

这是著名的《梅花易数》中的“观梅占”。两只麻雀成为显露玄机的主角。按理说，显露玄机容易遭到天谴，但“雀”的文字通幽至“爵”，这是仓颉保佑了它们。雀字是小加隹，是在“小”字中央画了一根拟似的木棒，形容欲将木棒削圆，不断地向左右挥落削下的飞屑，就像麻雀出乎预料的横斜与反插。后来，模仿雀

蒋 蓝：作家、文化学者，现供职于成都一媒体。

社会学
茶座
随笔



形的酒器大量生产出来，酒爵应该是一种比较庄严的一种，“爵”字逐渐成为功名高下的表征。这也可以说，麻雀是表示吉祥的鸟类，凡是与官场沾边，自然就可以避讖，这几乎是中国古文化的秘密。麻雀跳跃在枝头，就像乱开的一树繁花，刹那间怒放，又刹那间熄灭。近日读卡尔维诺的著名小说《树上的男爵》，尽管与麻雀无关，但我觉得这个标题倒是暗合了麻雀的鸟性。

麻雀性大热，历来被视做壮阳之物。很多医书均指出：“其目夜盲，其性最淫”，如是孕妇吃了，且喝了酒，生出的孩子日后必然好淫。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李时珍的观察细微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他说：雄雀尿与雌雀尿也是有区别的，雄者“其尿头尖挺直”，这是说，即使分泌物也显示了其阳气的高扬。我想，古人赋予了麻雀如此之大的热量，也许是从字义上附会到了爵位之“爵”的文化热能上，并从麻雀永不停息的聒噪和跳跃中，感受到一种永动机的功能，因此，指望麻雀能够将此功力输入人体，尤其是交媾一道，难道不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吗？可惜的是，事情往往并不如愿。

麻雀常栖宿屋檐之间，逐渐熟悉了，就爱在台阶窗沿出没，如宾客，因此也叫瓦雀、宾雀，也称为嘉宾。民间一般指老而有斑者为麻雀，小而黄口者为黄雀。所谓“黄口小儿”，该是由此生发的。《逸周书》说：“季秋雀入大水为蛤。雀不入水，国多淫逸。”《本草纲目》还转引《临海异物志》里的记载：“南海有黄雀鱼。常以六月化为黄雀，十月入海为鱼。则所谓雀化蛤者盖此类。若家雀则为常变化也。又有白雀，纬书以为瑞应所感。”

小小麻雀与蛤蚧如何通感？天空与大海的阻隔其实还是靠它们的壮阳性质而勾连的，一力压十会，一阳通天而通吃，这已经成为进化之论。但不仅如此，麻雀还身负瑞祥文化的使命，在它无法像变色龙一样讨得宦人的喝彩时，文化就强行把它涂画上一种符咒般的颜色。

在金色一统的宫阙高墙世界，白色却如流云一般，以丝绦的质地擦亮了帝王们的梦境。于是，白鹤、白兽的出没，均成为衡量政绩的镜像而左右朝野。白鸟频繁地飞临宫阙，发出阵阵怪叫，让帝国的梦境守护者们欣喜若狂。萧子显在《南齐书》记载道：“世祖（高祖）年十三，梦举体生毛，发生至足。又梦人指上所践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梦虚空中飞。又梦着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梦凤凰从天飞下青溪宅斋前，两翅相去十余丈，翼下有紫云气。及在襄阳，梦

着桑扈行度太极殿阶。”到了升明二年，骆虞见安东县五界山，狮子头，虎身，龙脚。《诗传》云：“骆虞，义兽，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则出。”就是说，在高祖萧道成执政的4年时间内，白色谱系的飞禽走兽均为其歌功颂德。后来在萧武帝萧赜执政的11年间，各地连续出现了罕见的白鸟，白麻雀以空前的热情讴歌在女墙和飞檐上，各地不断有捕获白雀的报道，并敬献上来，让皇帝喜不自胜。但历史是不可逆的，白雀并没能扭转颓势，萧氏王朝不过维持了二十几年就土崩瓦解了。

麻雀依然是模糊的麻色，它们从破败的城垣掠过，用峻急的叫嚷填补着墙壁的缝隙，待一切安全后，它们开始在前朝的遗物中寻觅充饥的东西。麻雀是无法行走的，只能跳跃而行，这种蜻蜓点水般的技能是富有韵律的，这就是说它们比蜻蜓更沉着，往往如一张瓦片贴着水面飞过，以一连串的涟漪来显示过往的运动生涯。最具有视角性美感的场景应该是在冬季雪野，麻雀因为白雪的衬映，变得黝黑，如同急于突破白纸束缚的音符，在对纸张正面或反面的事物刨根问底。如果受到骚扰，它们立即起飞，像一摊激动的墨水逃离纸张，并不如俗话所言那样“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它们尽兴而返，黑字被收回，使得一切捕捉和阴谋无计可施。像庄子写的那只麻雀一样，它鄙夷鲲鹏展翅，起飞太过隆重麻烦。如果我们看到麻雀的起飞技术，就会感到鲲鹏升空是太麻烦了。而麻雀在空中的飞掠，也给穷人的视觉带来悦意，清贫的天空毕竟还有飞翔的生物，怎么不感谢麻雀？

正因为这种低姿态的生活方式，麻雀开始为伦理所不屑，它代表了卑微的、不思上进的、满足于现状的享乐主义，成为抵达另一伦理极点——凤凰——的对立物。泰戈尔在《飞鸟集》里就讽刺道：“麻雀看见孔雀负担着它的翎尾，替它担忧。”尽管在西语中，麻雀具有华丽的谱系，是阿芙洛狄忒的象征，为阿芙洛狄忒驾车的不是马，而是一群麻雀。这一象征向我们透露了阿芙洛狄忒的远古原型也是植物神、谷物神及丰收神的秘密。但是麻雀的渺小似乎难以胜任这一盛大的仪式，人们说，它们在阿芙洛狄忒之前，除了炫耀，就是聒噪。不过，把麻雀与女人联系起来的西谚就不全面，比如“两个女人在一起就抵得上一千只麻雀”，其实，她们只是荷尔蒙太多，当成男人在女人耳边大灌迷魂汤就可以了。

在麻雀居住集中的地方，当有其他鸟类入侵时它们会表现得非常团结，直



至将入侵者赶走为止。麻雀在育雏时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勇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在他的短篇小说《麻雀》中记载过一只母鸟为保护不慎坠地的幼鸟，以其弱小的身体面对一只大狗而不退缩的场面。作家正在遛狗，狗发现了什么，放慢脚步蹑足潜行。前边有一只羽毛稀疏、嘴带黄边的小麻雀，刚从巢中跌落，眼看就要被狗打了牙祭。这时，一只大麻雀飞身扑到狗的面前，浑身战栗，羽毛竖立，叫声凄厉。尽管麻雀在狗的面前显得极其孱弱渺小，力量对比悬殊，可母鸟此时表现出一种比理智更强烈的力量，狗先是一怔，继而惊惶而退。作家赶紧唤回了狗，怀着对麻雀的敬佩之情走开了。屠格涅夫感慨地写到：我尊敬那只小小的、勇敢的鸟儿，我佩服她那爱的冲动和力量。爱，我想，比死和对死的恐惧更强大。作家从麻雀的勇敢里领悟到的不仅仅是以卵击石，而是敢于以卵击石的决绝。这也算是一曲对麻雀的低沉颂歌。但在《格林童话》当中，《狗和麻雀》一文却具有罕见的立意。麻雀是作为毫不留情的惩罚天使的面目出现的，它们具有古代侠士的铁血品性，嗜血而冷静，对冒犯者“一个也不宽恕”，直至斩尽杀绝。作为童话，为什么采取如此血腥的描绘？这似乎还没有引起道德家们的注意。

记得早年，我曾随猎雀者去围网捕雀。入夜，几个人向麻雀聚居地进发。两位猎者在竹林下风处打开一张足有银幕大的网，其实就是四川特有的打鱼用的“拗子”，网眼正好能卡住麻雀颈脖，两旁用竹竿撑着竖在地上。网后站着另外的捕雀者，手中拿着电筒，然后拼命抖动竹林，大声发出吆喝声。下风处强烈的手电亮了起来，光在尼龙网丝上打滑，就像是冰柱在丝绸上融化。睡梦中惊醒的麻雀，开始拼命向亮光处乱飞，竹林中到处是混乱的麻雀扑翅声及叽叽声。仅两分钟，我奔到围网处，只见网已被卷起，里面全是被网眼卡住的麻雀，估计有几百只，大家拿到密封的屋中开网摘取麻雀。捕雀者还向我介绍说，还有一种用竹片圈起的环笼网，开口处直径有两米，逐渐缩小成漏斗状，有5米长，专门用来捕捉在打谷场栖息的麻雀，最多一网有上千只。这种捕捉是困难年代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现在想起来，我们是在造孽啊，应验了一句民谚：一盘麻雀肉，两眼青山泪。

我们知道，弗里德里希大帝是普鲁士国王中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一向被称为“无忧宫中的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历史学家，而且吹得一口